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二至四

編修臣初喬齡覆校

總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二

古今體六十二首 戊戌八

七月朔日躬祭

奉先殿禮成述事

年節雖恒叩

皇祖

後殿每於元旦又

皇考

前殿祭斯

聖

後殿拈香瞻禮

未曾

升祔四時閱應似

秋嘗昨典循　昨歲孟秋以　聖母升祔後初值時享則自　聖母升祔以來未經特祭因於孟秋之朔敬備祀事至　太廟是以親詣行禮而　奉先殿太廟時享仍如例遣親藩恭代　恭

代親藩詣

太室必躬家廟舉

精禋　奉先殿益如天子之家廟也　禮因義起施殊處祇覺悲傷勝

敬寅

雨七月初二日

弗雨恰逾旬暮天升族雲農占協暑處是日處暑田家以處暑得雨最宜秋稼江南有常日千流不及處暑一流之諺詹霆聽宵分晚種宜蕎菜早田畢耩耘時晴傍午霽慰矣敬猶勤

江蘇巡撫楊魁奏報得雨詩以誌事

久繅江南旱幸逢閏月霖楊魁奏江寧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淮安揚州太倉等府州屬於閏六月二十及廿一日得雨三四五六寸至八寸不等遠近均霑徐州海州等屬之豐沛沭贛四縣於閏六月十三四五六等日得雨三四五寸至七寸不等蘇州省城復于廿五日自申至亥雷雨滂沱入土九寸勢甚廣遠低田已插秋禾無不長發暢茂高阜亦均補種雜糧足資培養云云前聞江蘇缺雨月餘屢念不置覽

奏始得捐慰并據捐各屬間有被旱未種者不過一隅偏灾仍勅督撫等董率各屬實力查勘妥辦毋少扮飾

因知惟勿愛可識即

天心補種沐恩渥偏灾籌賑欽慰哉仍慮者重漕待嘉音 昨據薩載鄂寶等奏閏月廿四日以前撥船以次挽渡者共五百餘艘尚有一百八十餘船未渡未知閏月內能否渡竣尚為縈念

詠舊子石斛斗硯

不雕不琢適其初天作硯池斛斗如為告拈毫習字者須從此法悟權輿

喜晴七月初九日

洗車例有雨兩夜連一日雖間有斷續而勢乃過密禾黍已勃長結穗遂成實時則尤宜暘久霪虞潦溢為之心弗寧望晴增怵慓今晨西北風吹雲曦輪出多豫暴秋陽蕎菜尤一律早晚田舂利轉愁為慰吉更恐慰鄰驕勅躬讀無逸

陳淳虛亭對話即用其韻

幾重峻嶺秋雲外一个虛亭古樹陰對坐幽人特瀟灑

不聞其語識其心

嘆儀考

伏汛纔過秋汛臨河防南北時厪心忽報時和驛平漫先是姚立德等奏六月望後黃河水勢有長無消廿八日風雨驟至祥符之時和驛隄工平漫三十丈亟為搶築旬日緒完嗣復於外越隄漫開十丈仍即施工補築瀕河之地被災尚不甚重不日堵築患未深無何儀考復報漫大河掣溜巨浪侵覽奏似非漫而已飭戒諱飾最力任姚立德等復奏閏六月十八以後黃河接續長水八尺餘下流之沁丹伊洛諸河雨後同時漲發滙黃而下廿七八兩日大雨連宵風復狂烈水更加長處處盈堤拍岸儀封

考城兩縣共漫水九處而儀封之十六堡居諸口之上逼近大河壑溜湍急已刷寬七十餘丈尚未塌定隨即馳赴漫口趕辦埽楷堵築漫下之水由賈魯河經考城睢州寧陵永城入安徽之亳州達淮云云盛漲漫堤原非人力所能防護伊等請交部議本欲從寬及閱其所叙十六堡隄工實係開口奪溜而摺前事由尚稱為平漫意在飾糊粉飾因勅部嚴加議處以示懲儆並飭加意堵築赶期合龍撫臣續奏被水況

南望赤子愁不禁儀封城堅尚無恙考城入水嘆胥沉

鄭大進奏儀封漫口水過村莊田廬幸民移居大隄上村廬半付波臣湛

間有傷損無礙城垣惟考城地勢本低又逼近漫口城復殘缺不能堵築水入城內丈餘幸距大隄不過數十丈居民俱遷移隄上現派員速為撫恤並備船筏載炒米麪分路賫濟并搭棚廠以資棲止覽奏深為之矜憫

哀哉豫民夫何辜甫逭旱繞被沴霖秋禾徒看苗而秀
秀而未實逢派淋空言妥辦亦何益為之截米發帑金
此次漫水被災較重災黎亟需賑濟雖已截留漕米十
萬石與豫省尚恐不敷因勅再截江西漕米十萬石備
賑並撥兩淮鹽課銀一百萬兩迅速解豫以供急需復
遣尚書袁守侗馳驛前往董辦並屢諭大學士高晉自
行酌量如南河現無險要之工即率諳習椿埽之
將備等馳赴豫省董助堵築漫口以冀赴期合龍　外吏
難稱無米炊此而弗妥罪自尋南望赤子愁不禁燮調
無術慚成吟

漕運總督鄂寶奏留尾幫北上詩以誌事

黃淤重運渡船遲早有疇咨驛遞也六月初清黃交滙處河水淤淺湖廣
江西糧艘七百餘艘阻滯不能挽渡恐稽延太久致誤
回空及開運之期而淮安等屬亦有缺雨致成偏災者
因驛諭高晉鄂寶等籌酌或將各船之米留於淮揚水
次各倉以備糶借之用即令各船回空無誤新漕尋據
奏六月廿八以後至閏月初旬糧船已陸續渡黃然為
時稍晚恐抵通或至愆期且豫省昨秋收成歉薄今歲
二麥缺收近日儀封考城復有黃河漫口之事亟須賑
卹因節次諭截江西後幫米二十萬石令豫省於臨清
接兌備用並因山東直隸今夏收成亦歉并截米
十萬石分給兩省接濟俾糧艘得免守候濡滯　更值
儀封有口決自然淮浦致川羸豫省黃河漫口後七月
初三四日江南河水陡
消七尺餘寸致高家馬頭一帶又復淤
阻江西尾幫糧艘尚有五十餘隻未渡難令遽時故留

尾庶便前催不誤期江省偏災亦資賑發因兩得遂從之鄂寶奏時遇處暑未渡黃之五十餘船未便再令株守擬遵前旨令各船將所載米五萬一千餘石存貯淮揚各屬俾偏災處所賑借有資即可令各船回空受兌云云其事屬兩便因如所請行

西直門外作

將謁

橋山逮啟程取途因近故還京詣盛京當取道於東若自御園就途計遠十餘里因先期還宮啟蹕日出朝陽門而行至首頓畑郊較為近捷以便儀從天高氣爽宜巡蹕昨適思量大慰情本月十四日宵雨密零十五夜亦時有點滴既恐成潦又慮道路不免泥

滓幸昨午雲開雨止今晨已露霽光且風高氣爽可望暢晴晚稼行程均得利便始為慰懷

長年畏事每先憂前夜連陰慮雨稠昨日開雲今曉霽

夾衢禾黍暢登秋

春末夏初愁旱劇既霑時恐致霖多大田高下將收定

懼未孤應慶若何

東巡盛京叩謁

祖陵是日啟蹕得詩八韻有序

山成鼎峙億萬年

天作基祥命憶巽申廿四載地睽致慤曩以
慈駕之途艱遠涉遂爾藐躬之儀闕續修茲猶禫祭之
未臨惟此
精禋之可舉廼涓吉日復謁
祖陵三至斯循敢曰事能繩
武長言不足通惟志切覲
光於時夏閏已過秋初甫半月明萬里儼宵中對以揚
輝露白前朝若春至履之增怵指巖闕而先度道

維舊而路則新睠陪都以再經昔為入而今則出
撫閭閻之繁庶恩與頻施緬
開創之艱難詠宜三復由程肇始即事成章
憶曾甲戌別陪京廻望依依不盡情祇慮
高年勤跋涉泣思 聖母慈愛凡巡幸處必欲同行
後因 慈壽漸高不宜遠涉凡陸程稍
久者即不敢扶侍 安輿故盛京
之行自甲戌後至今越廿四年未舉故教遠路罷巡行
而今愴無復瞻顧爰此攄其久眷誠吉禮祭因居服罷
尚在二十七月之內惟因追遠展慕恭謁 祖
陵於凡行獵閱兵及盛京筵宴等事一切罷之

原書魚尾下書名訛誤

明禋惟是展虔呈榮懷二紀瞻
神壤撰日三秋啟翠旌自是兩都孰東道幸茲萬寶閱
西成仍宣緹騎戒蹂躪更與烟村免賦征歷歷敬肴
開創蹟守成責重凜虧盈

煙郊行宮晚坐

首宿茲恒駐行旌指舊都慕懷攄廿載未謁祖陵者逮今廿四載矣舉成數也歷景待前途霧斂雲消矣是日早霧卓午而散天高日朗乎晚間觀昔句秖覺意悲吾凡行宮多有昔年奉慈馭承歡之句觀之不禁

潛然

曉行

凡事豫則立途長要曉行晨蟾背西指曙鳥面東迎坂泰露光重衢楊風意輕觀民心有慰歷閱好秋成

御行營

拂帳行營向遠披詰戎

祖制萬年垂後先移頓居一旦扈衛周廬列八旗行營之制

內外各四門每門植大纛二鑲黃鑲白兩旗在東正黃鑲紅兩旗在西正白旗在南正紅旗在北因北面止有

外圍一門故以兩藍旗併於南門分日植之內外圍列帳皆八旗護軍宿衛仍此宵衣而旰食饒他閱畫與吟詩箇中風月原來慣何用天棚侈費為

周元理於行營正中搭蓋天棚既非炎熱之時殊覺無謂但詢知按頊俱已辦齊難於撤去且寬齊廟文殊巷兩處又有預備憩息之所不免多費因撥長蘆鹽庫銀三萬兩賜之

過玉田縣

霽景人人悅縣城御路邊分明名五代假藉號藍田秋好民情豫蹕經國稅蠲蹕路所經州縣詔免今年正賦十分之三史家多傳會雍伯話猶傳捜神記載陽雍伯雒陽人後家於無終性至孝又作義漿以飲行者有一人就

飲與石子一斗云種之當生玉後得白璧五雙娶北平徐氏女縣北三十里有種玉田相傳即雍伯種玉處云云其說荒唐不足信蓋出於干寶之傳會也

灤州詠事

灤河經處號灤州攻得棄還舊蹟留　太宗自燕京班師遣將攻克灤州　命納穆泰等統兵駐守　太宗既還明人復攻灤州納穆泰等悉力抵禦貝勒阿敏等駐永平聞之怯而弗援明人以紅衣礮擊壞灤州城納穆泰等遂棄城而歸　太宗核諸臣功罪賞攻城將士之奮勇著績者而分別治棄城諸人罪　賞得罰還事均往至今惟有水南流

題融理堂

歷歷長短亭吉行五十里息衆以近程駐蹕適於此高尚夙所緬清風臺名忽瞻止何來構行館一宿費多庚書堂樸且敞遂與名融理因思夷齋望道不同甚已各行心所安無害理之是然在玆言玆謂當勝乎彼

安怡齋晚景

前堂敞三楹駐輦便理政後齋乃五架成事聊亦聽暇憩既安身宵眠足怡性息養與瞬存要惟主乎敬

登秋澄樓口號

小樓拾級一為登近遠西成景入憑眼底灤江如帶水碧波也覺到秋澄

夷齊廟即事

廿餘年復翠華臨往事依然一摘吟祇愜西文養老志未俞周武弔民心水如孫楚肱曲枕石耐米顛罍折尋叩不足當當下拜清風千載故應欽

夜雨 七月二十五日

北戒灤河最大川過當風雨理應然凡名山大川國語蒙古語皆謂之海

刺汗過必有風雨試之屢驗　晚雲西北源頭發入夜為霖信有攄玉田豐潤多沮洳設雨致艱輜重行茲已過之幸無礙然心中究望時晴

曉行細雨尚濛濛旋見雲開日影烘途路豈辭泥濘涉喜晴亦與衆情同

過永平府詠事

燕京垂得班師旋遵養時晦聖慮全永平近我灤陽邊克斯山海取不難自燕京班　太宗

師直趨永平彼時山海關守禦甚嚴又有錦州為外護克永平則我兵已在關內益欲內外夾攻之意也攻之彼頗守禦堅城上火發自焚馬乘勢遂登其旗搴倒戈自陷黙佑

天迺者與劉順弗虔留三貝勒統衆權　太宗欲乘夜攻永平命副將阿山葉臣選猛士廿四人往瀕行　授以機宜令四人先登左右輔以二人次四人踵而登又次十六人絡繹登阿山葉臣亦相繼覬登又　令十旗將領各率兵一千助之並　示以應攻處夜半薄城豎雲梯城內發火礮藥箭拒戰俄而城上火藥暴發敵兵在北面者皆焚傷我兵乘勢登城黎明　下令軍中曰敵兵不降者殺之歸順者毋妄殺於是戮其拒戰者其未出戰者皆收卹之兵備道鄭國昌知府張鳳奇推官雒成功仰藥死其餘文武各官皆降　命巳克什達海等撫諭兵民俱令薙髮

戒勿妄殺留貝勒阿巴泰濟爾哈朗薩哈廉統兵一萬守之　將兵四出奏功連上欲息兵使民安每致和議明招旆　太宗欲息兵安民與明修好屢遣書明國皆弗答　太宗知明之必亡非善言所能勸導乃暫出邊欲整師再進邊攻陷暫歸諄諭留守臣　叶　其民我民戒害殘夫何代鎮諸臣員不和而更怯多端灤州弗救致棄還復斬永平諸降官捨城出口奔無顏　諭留守貝勒等曰　太宗將班師　天以明之土地人民與我其民即我民爾諸臣宜嚴飭我國軍士毋侵害歸順之民違者抵罪至盛京尋　命貝勒阿敏碩托率兵五千鎮守永平代貝勒阿敏既至永平與碩託及圖爾格等意見不協既而明兵攻灤州我守臣納

穆泰等悉力抵禦阿敏等聞之怯弗往援且盡收遷安縣守兵及居民入永平府明兵以紅衣砲擊壞灤州城堞城樓焚納穆泰等力不能支遂棄城奔永平阿敏等大驚欲棄永平去並令遵化守將察哈喇等亦棄遵化出邊阿敏欲殺城中歸降漢官碩託等勸之不從乃盡戮降順之巡撫白養元等並屠城中百姓棄永平而歸

太宗憤怒嚴諭宣

天之所與何自捐明正罪狀示懲勸 叶

太宗聞阿敏等棄城還

諭衆曰阿敏等自入敵境未見敵形未發一矢以永平遷安歸順之民盡殺之以

天所與之四城盡棄之

皆貝勒不盡忠為國諸臣各顧其私所致嗟嘆良久舉國官軍無不痛憤諸貝勒大臣等列阿敏罪狀十六條

太宗不忍加誅免死幽禁之

合詞請誅以彰國法

削貝勒碩託爵其餘諸臣皆貸死褫職收其情罪輕重

籍産責懲有差每讀實録欲潛然我祖開創備嘗艱守成惟益勵惕乾

過撫寧縣

雲白復山青崇城帶野坰民生靡夙念吏治驗重經養欲求思給庶孳富未形衆區皆赤子普願撫而寧

望山海關詠事

自成悉衆向東發彼意欲撟三桂來本以恨其要入失

乃因迎我大閼開吳三桂統兵守山海關其寵姬陳沅小字圓圓者不能携以同行留其父吳驍所及李自成陷燕京驍家被劫並執驍陳沅亦為所掠三桂在關聞燕京失守莊烈殉社稷及其父為賊所禁尚遲回不赴及聞陳沅陷賊中乃勃然而起決計至睿親王軍前請大兵入關勦賊吳偉業曾有詩云不為君親來故國只因女子下雄關相傳三桂聞此詩原遺偉業求其改易偉業因改作只為不因餘俱仍舊而其落句云天教紅粉定燕山及所作圓圓曲有衝冠一怒為紅顏之句固不能掩其實也連山連海勢頗盛九地九天策更恢三桂既迎睿親王入關時李自成所率馬步賊衆計二十餘萬自北山橫亘至海列陣以待睿親王戒我軍毋越伍躁進令向海對賊陣尾鱗次布列並令三桂兵以白布繫肩為號列於右翼之末時大風揚沙咫尺莫辨王促進兵令軍士呼噪者再風遂止詹擊賊衆追殺四十

里賊首尾不相顧向燕京通走一戰遂教天下定賢王功績緬殊哉自成敗竄睿親王統兵直趨燕京驅殲流賊所過州縣並開城迎降大兵至燕京自成已西遁王即令三桂隨豫親王等率兵追勦逸賊因與大學士范文程等議定開國規制僞撤安撫畿輔隨具疏恭迎　世祖至燕京定鼎遂以開萬年　鴻業是睿親王之功績寶為最偉余故為之雪寃復爵優予褒崇也

題清宜堂六韻

一路行營駐鑪廬按頓移　此次詣盛京按頓俱御行營至為簡便而地方大吏於夷齊廟及此近山海關處普治行館二所以供憩息因其製尚樸素姑聽之

可然多矣偶居實愧之所欣猶樸尚頗覺與

清宜吏治以時驗民情隨處咨明將出山海東望早心馳

體素書屋

東來歷歷驗民風樸素無華太古同書屋憩居一體察斯緣頗覺愜乎衷

山海關三依

皇祖原韻

陪京來往路底藉此為邊大將四城築接築四城皆係建所建經

臣列戍連熊廷弼守此時列戍猶存操戈室未已廷弼駐山海關經畧畢務而王化貞為巡撫廷弼主守化貞主戰朝議右化貞者詆廷弼牘上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鬬恃有閣臣臣本無望矣時事艱危而操戈同室廣寧之棄我兵追遂化貞二百里如入無人之境所為設險者安在益以信　天心助順師克在和我國家以同心協力開創成功而明季門户攻訐足鑒萬世可曉然於在德之義矣設險地空傳

天佑開今業

祖功仰昔年庶哉孳户口久矣靖烽烟須識養而殺漫

論經與攏三晉臨古塞一瞬逝波川惟是亹繩

武景思益惕然

出山海關作

並山臨海守原固遼矣長城那守齊重鎮徒防永平左大軍早過順天西 明設重鎮守扼山海關以防我兵而我大軍每從古北喜峯諸口入遼明兵曾莫能禦即如天聰三年我 太宗親統六師征明 駐營土城關進圍燕京表崇煥祖大壽始自關外倉猝赴援也彼非設險況失德 明自神宗以後朝臣惟門戶紛爭百姓以科斂愁怨紀綱陵替自速滅亡德之不務雖設險何益而我 太宗卹衆愛民 上下同心共成 鴻業實為 天之所佑固非彼失德者之所能支今則中外一家陪京且在關外山海之險不過僅存關名耳我以同

心自受

禔今日兩京爲坦路小哉何用說九泥

姜女祠

叢祠舊築海山邊善哭倫因姜女傳金鑄應嫌范蠡諱墨胎可比伯夷賢 五金皆可鑄像今自西藏所貢梵銅佛像雖周時所鑄然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則中國之鑄像以越爲最古矣此祠中泥塑姜女俗謂之增胎又謂之墨胎若木像則謂之減胎又謂之香胎不獨伯夷之謂墨胎氏也向年題玉泉山呂祖洞詩有墨胎古洞閟時年之句未註明因並識之

蕭風拈樹哀絃寫明月清波古鏡懸路便一臨緣節義

訂譌意已具前篇紀梁事見左傳其謂為秦始皇時者未免傳疑傳會前癸亥作已訂其譌

惟因節義可尚故經臨一再題句云

夜雨 七月廿九日

秋熱晝猶劇蒸雲夜作霖繾懷因旅況傾聽入更深曉起落未止衆勞惜不禁駐營卓午霽對景畧攄心

寧遠道中作歌

在明為關外爾時其意欲寧遠奈其寧之不得道詎祇失遠且失近 叶

在今亦關外坦坦蕩蕩行往迓即云內

外已贊辭那更遠近較末本近實為本遠實末寧已為
先寧彼晚其明先自末寧已上下否隔車轅僨叶我
祖戎衣定天下百年敎養武早偃兩都時邁此亨衢村
村富庶耕鑿穩新疆乃更籌久安倍萬斯哉慮懃懇

寧遠祖氏石坊疊舊作韻二首

翠華迤邐度秋朝祖氏石坊復見遥雖是貳臣背明國
却成世族事清朝非命國史館以明臣降附本朝者列為貳臣傳并視其歷著勲績忠於我
朝如洪承疇等為甲編其進退無據不孤於人如錢謙
益為乙編以示褒貶若祖大壽雖由明總兵來降有負

勝國然在本朝則功績茂著其子孫並為世臣正宜列之甲編者也

崇煥遣緹入獻朝率兵獨跳去而還弗追弗罪仍為守足識陵夷笑勝朝　祖大壽聞我軍進薄燕京同袁崇煥入援及我　太宗用計明帝不察竟磔崇煥於市大壽驚懼率兵徑歸其叛跡已著而明帝聞之既不追回又不加罪大壽亦仍為明守錦州且既已納款我朝及繼歸復懷觀望反覆無常直待勢窮援絕始決計來降其故誠不可解而明人委過事於叛臣明政之陵夷即此可見矣

仍駐沙河所

仍駐沙河所鑪頗耐君不期逢蹄白亦欲順情輿　連日

陰雨道路泥濘八月初一日午間駐汴河所雨尚未止雖傍晚西北風起天已暢晴而扈從人衆行李車馱多有未能至者因於初二仍駐一日以順衆情暢對秋雲捲知將澄道除幾閒消底事四庫校全書

校勘記

四庫全書應行呈覽者命隨閒章閒二日遞進十本瓚廬幾暇頗得

曉發

一夜西北風曉發新涼悄萬里淨片雲朱鳥東方照衆意各舍然登程不待詔設匪昨之悶安有今之笑莫謂無恒心無恒即恒調

杏山晚眺恭依
皇祖原韻
夕陽欲與遠山平曠野風吹牧馬聲駐早人間多靜趣
當年殊異此征明
經呂翁山作
我
太宗皇帝擒洪承疇處也見
皇祖詩中而通志訛為呂洪山茲經過其處命吏正之

爾時

武烈已見於全韻詩中松山杏山之作特以洪承疇被

擒於此復以其事詠之

衮衣經畧屢更人足識君無定見真莫怪生降背厥義

要知能養在乎

仁　太宗每得降人皆厚撫之使各得其所洪承疇既降送至盛京即授顯秩推誠待之故感而思報

明亡緣自生多議國史應為列貳臣　洪承疇在明代自膺閫寄一旦力屈

辱降歷蹈顯要律以有死無二之義固不能為之諱然其後宣力東南頗樹勞伐雖不克終於勝國實能効忠

於本朝豈可與錢謙益輩之進退無據不齒於人者漫無區別因命國史館總裁於貳臣傳分為甲乙二編俾優者報瑜不掩劣者斧鉞凜然以示傳信而彰公道然亦其間具優劣更教甲乙等差陳

錦州道上恭依

皇祖詩韻

久困城方下當年蹟窈冥 天聰五年八月 太宗統兵圍大凌河掘濠築壘為久用計九月明兵四萬自錦州來援 太宗與諸貝勒率騎兵進擊敵却走會大風敵乘風縱火勢甚熾將逼我營天忽雨反風遂大破之生擒監軍道張春等十月大凌壘中糧絕明總兵祖大壽因舉城降夜至 御

營輸款尋　縱大壽還錦州大壽既歸復弱叛志與我兵相拒　太宗復遣鄭親王濟爾哈朗等統軍更番圍困錦州至崇德七年三月明援兵盡絕城内粮盡饑民相食祖大壽戰守計窮又聞松山已失乃率衆官詣軍門降遂克錦州茲百餘年昇平戶口滋息欲問其事則遺老盡矣　驛鋪坦蕩道山展畫圖屏

五字瑶編什

一時翠蹕停無非塵守器樂利驗抒恫

過錦州詠祖大壽事

伐大木應先去枝　太祖親征烏喇時嘗諭從征之諸貝勒曰譬伐大木豈能遽摧

必以斧斤斷而小之然後可折今以勢均力敵之大國欲一舉而取之能盡滅乎乃率師毀其所屬六城逾三月而滅爲喇　太宗敬守　太祖聖訓於征明一事亦有剪枝伐稆之　諭而恭政祖可法等以爲去其手足不如攻心　太宗不從蓋深知明國雖已積弱而大勢尚未遽就滅亡　意若留以有待大聖人卓識誠非衆人所能仰窺也

燕京垂得更班師　天聰三年　太宗親統大軍征明薄燕京

率諸貝勒及護軍環城閱視招男女之逃竄者縱令入城乃自王城闕進兵距闕廂二里而營我軍既圍困燕京諸貝勒大臣俱請攻城　太宗曰攻城固可必得傷堅城之下失我一二良將勁卒即得百城亦不足喜遂止弗攻尋經海子而南且獵且行隨克良鄉固安至房山登金太祖世宗陵還次燕京營於城西南隅擊破明四總兵守拒之掃斬滿桂孫祖壽及副將以下三十餘人生擒黑雲龍麻登雲乃遣巴克什達海與

明議和遂班師勤王巡撫旋遭純同事總戎自返旗我軍既至燕京明寧遠巡撫袁崇煥錦州總兵祖大壽赴援營於京城東南隅立栅堅守太宗往視即還因授計副將高鴻中等於所獲明兩太監前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乃上計頃見敵有二人來見上語良久而去意袁巡撫有密約事可立就矣揚太監佯卧竊聞其言旋縱之歸以所聞告明帝遂磔袁崇煥於市我太宗行軍用計所謂兵不厭詐乃明帝一聞逃歸內豎之言不加省察遽誅勤王之人愚亦甚矣我縱用兵不厭詐彼誠中去聲計太云癡守城援絶方降順意欲何為難忖知祖大壽因袁崇煥被誅驚懼率師而返是有叛志也乃明帝竟置之不問而大壽亦仍為明守錦州其故殆不可解然大壽自降順縱歸而後猶屢懷觀望反覆無定直至食盡援絶始誠心出降

更不知其初意欲何為也

錦州道中書事

更戍圖攻地當時尅取難昔大軍攻錦州時更番圍困經一載餘錦州援盡糧絶且我兵已克松山擒洪承疇等祖大壽戰守計窮乃率衆官詣軍門降遂克錦州終焉降師範何有賴呼韓喀爾沁為明時眾顏三衛有桑噶爾齊者同祖大壽曾守此城事已登青史名猶籍錦官兩金久耆定一例蜀民安錦州之名與蜀中錦官城相倣昨者兩金川狼狽為奸蠶食隣境而金川逆酋索諾木尤狡惡久必吞併諸土司侵及內地則全蜀之民皆不能安枕所繫甚鉅且兩酋負恩抗命罪在不赦乃命將簡八旗勁旅并調陝甘滇黔綠營士卒厚集兵力五年

而討平之俘渠誅磔並以其地設鎮安營一洗逆番惡俗為蜀民永除後患

蒙古王公等來接詩以誌事

扎薩屏翰列護邊陲途來覲踵相連久蒙培養都知禮漸重耕桑亦曰賢自出山海關以後各扎薩克蒙古部落不遠數百里來迎蹕路如喀喇沁科爾沁奈曼巴林阿嚕科爾沁翁牛特喀爾喀土默特扎嚕特諸王公台吉等分日迎鑾嘉其誠而有禮且各部落近已漸習內地耕作不復專事畜牧亦可見國家教養之澤至為廣遠也弗宴弗圍胥命迓獻馳獻馬各抒虔此次幸盛京因在二十七月之內不舉宴亦不行圍蒙古王公等至行在即賜茶并各賜緞匹有差縣行遣回有以馳馬獻者並卻之其中或難以盡卻者則酌量留之視其數賚

以大緞用示厚往薄來之意笑談指顧多孫行去聲白髮那辭是長上聲年

觀大凌河養息牧

唐時養馬稱最盛四十萬匹杜詩詠馬多地狹苦難容慕民供秣勞難應我朝養馬無須多上都即元之上都鹽澤蒙古語達布遜諾爾漢語譯之為鹽澤非新定回域之古鹽澤也大凌河即此養息牧處二十餘萬孳野牧幾曾芻菽煩催科此處牧政實稍異夏逐水草冬則餧供以內府之莊頭何有追呼累民事今來

閱馬河之濱按隊分色萬錦陳華陽歸後無征戰易給
扈蹕利衆人哈薩克馬來服阜新疆用以資騰飽一家
萬里合東西白傅郎歌陰山道

大凌河詠事

明守大凌河盡悉其精銳堅城與深壕步步進攻備明兵
佔據大凌河為得尺進尺之計將以逼瀋陽
文皇謂得此餘易取次第顧彼防禦嚴因為困圍計離
城度五里築牆掘塹邊周立我軍營庶癸呼難遁時攻

其外堡降者踵相繼來援截錦州戰勝常奪幟援絶城中窘糧盡人相食叶大壽乃出降誑出錦州避大軍圍大凌河掘壕築壘為久困計明兵自錦州來援　太宗率騎兵進擊敵却走會大風敵乘風縱火將逼我陣天忽雨反風逐大破之既而大凌河城中糧盡饑民相食大壽遂舉城降夜至　御營輸款大壽偽獻奪錦州計遂縱大壽還大壽既歸錦州復萌叛志方當攻堡時

聖諭實録記明示諸大臣勇者勿重勩彼其捐軀効可一莫再試以此衆愈奮爭前敵

王愾大德曰好生仁以行勇智向者當用兵賞罰期明

晰出衆巴圖魯佳名亦時賜　太宗在軍中憫將士之先登効命者每賜以巴圖魯之號且　諭諸大臣以此等忘軀勵勇之人宜加護惜勿再令首先登城致或傷損仁心仁言體恤備至衆益感奮効實萬世所宜法守迨年平定西域及攻勦金川士卒中多有超衆得功者亦每賜巴圖魯號以旌之而被旌之人愈思圖報凡遇攻戰仍復先往以此屢著奇勲者固多而傷殞者亦頗不免雖加以優卹而念之常切矜憐茲恭閲　實録倍覺　祖訓之當守而孫臣實未見及於此雖此後不願復有用兵之事然兵不可一日不備則此意亦不宜忘因命軍機大臣恭述　聖謨擬書諭旨以誌永久且以貽示子孫其人以被旌勇往無不至頗有死綏者矜憐念弗置設如我

祖諭安得有其事憬然悔失籌未習兵所致先見邀
天佑孫臣服且媿敬成長言誌且以告後嗣

過大凌河恭依
皇祖原韻

屈指三經此處過上
陵本異大風歌

創成在守非不易當作創業守成難易說云唐本文本以為創檢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余以為不然蓋創業固難矣然以守成較之但可謂之不易而守成則實難耳創業之主其難

可謂至矣然紀綱制度未嘗不可留俟後人守成者苟無以光前烈啟後圖斯憬然有不終畝之憂是創業者未竟之難亦守成者分內之事也是非安不忘危存不忘亡鮮有不盛滿中之者以此思難則所以持難者可知矣故余獨以難責夫守成者非敢忘創業者之難正以慰創業者之初心耳茲謄言舊蹟緬懷締造艱難因隙括前
繼
說意及之

顧曰承愧已多牧馬自來稱坰野大凌河有牧場每歲
孳育馬羣極為蕃盛
觀魚何必備凌河百年遺老消磨盡
豐京老將還能說
皇祖詩有云
曾記前徒自倒戈今距
皇祖臨幸時幾及百年
即舊日兒童曾就膽
雲日者亦鮮有其人存矣故
事無能問鍛戈

廣寧道中

長亭復短亭古縣此重經憑海負山處衛中扼外形一家非所論廣寧縣志稱其形勢負閭山憑渤海據勝青營扼衛中外蓋猶沿勝國舊聞今則中外一家廣寧已為陪都屬邑又何防扼之可言乎　九伐亦云停衷宇今滋廣胥為籌永寧

望醫巫閭山再依

皇祖元韻

迎輿卷秀氣不異把芙蓉得得行行近蔥蔥鬱鬱重猶

嫌數里路原識幾層峯豈是虛摹境即當真撫松幽州
千劫鎮古廟萬年封肅拜申淵悃
明禋遵六宗未瞻關闢鳳已覺氣為龍一望紛吾慕繼
繩敢懈胸

祭

北鎮醫巫閭山

向因旋踵
杞今以進途

禋癸亥甲戌皆由邊外至盛京歸途始經　北鎮致祭
今年出山海關而行先經是山因即申柴望之禮
鎮地奠千刼佐
天福萬民本無為已禱饒有致心寅前度
祈辭在甲戌祭山有歲歲顒祈風
雨調之句即勒碑其處　依然如昔申
詠醫巫閭四景
翠雲屏
廟西峙立翠雲屏凝盼誰能擬色形一石丈餘大方廣
見錦州府志　補天兩字出何經　上泐明張學顏
書補天石三字

道隱谷

聞道深山足隱淪與居木石桂松隣誰知潛志樂飢者
原是攖身逐鹿人石渠寶笈藏有東丹逐鹿圖

聖水盆

列崖垂落水如簾隔斷塵氛靜且恬多有朝鮮人泐句
箕疇文化至今漸崖間多泐朝鮮人詩蓋朝鮮為箕子所封至今猶重文教

曠觀亭

山堂此日已為亭眼底平陵碧海渟應是遼王貯書處

志稱遼王托雲愛山之奇秀於極頂築堂曰望海購書數萬卷貯之今亭想即其處按遼王托雲即東丹王也至今秀色蓄眸青

觀音閣即景

鎮廟更西北禮成一問蹊縱觀連海濶直上與天齊不盡奇和詭誰知端與倪無煩重徵古七景閱前題甲戌經此曾作遊醫巫閭山遍歷諸勝五言排律三十韻注中有聖水盆蝌蚪碑桃花洞呂公岩道隱谷雲巢松曠觀亭等七景今汾石崖間

詰曲歷雲關精藍迴巘間漫茲悟空色較昔異容顏胎

石松多瘦依岩鶴自閒天成同八路崖口八處大似天成寺松石間意

三載別盤山盤山未到者今已三年矣

命查覈盛京所屬應修城垣發帑繕治詩以誌事

斷垣敗壘動經過州縣城闉毀亦多征伐

昔年故有是觀瞻今日可聽他葺頹興廢原關政發帑

雇工非起科出山海關以來所經州縣城郭多有頹陋者蓋我朝以盛京為陪都關外皆成內地故向來未議修葺然幾輔及各省城垣並官為修理況盛京根本之地而郵程往來觀瞻所係宜置之不問因命軍機大臣會同將軍弘晌查議擇其最要者發帑以次興修並簡大臣同將軍府尹董其成每處各派專

員偕地方官經理工作以期聲固垂久且國家凡有興作無不發帑僱工從無加征科斂之事是修城非但為崇墉觀美而所在丁壯皆受值以贍身家尤得均霑實惠誠一舉兩善也創守由來殊主容思量及此懼如何

駐早

吉行五十里駐早衆情娛書笥隨時有驛函繁政無身惟勞以逸心與靜而俱瓚室支牕詠芸齋定豈殊

疊道

盛京以西向多沮洳其近瀋陽者自

太祖命修疊道百二十里

太宗復建永安橋以便行旅至今賴之而廣寧之柳河溝當夏月陰雨尚患泥濘丙申歲承德錦縣寧遠廣寧四屬商民損貲築治疊道中間多架木徇以通汙潦今過其地居然坦途雖時已八月且晴霽旬餘固可安行無阻而修道成梁王政所尚矧近市之人能知大義分所有以利人淳風亦足嘉也因記以詩

潘陽疊道接廣寧沮洳年深或重去聲淳畚揭成梁衆情
切車駝遵路仲秋經攻之足識民風古除也猶慙王政
型大勝南陽諸父老不求逭賦急公聽普漢光武幸南
陽賜復南頓田
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光武曰天下重器
常恐不任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曰陛下實惜之
何言謙也光武大笑復增一歲茲余三莅盛京前兩次
俱已蠲租一年今歲奉天田賦既輸值普蠲復將降旨
免明年正供是賜復兩歲並不待父老之
請其捐貲治道之商人並令覈實優獎之

渡句驪河

雙流合一稱句驪句驪河亦名遼河源出邊外有二其
一自西北來者遠不可考其一自東

來者出長白山西北諸窩集中西北流繞鄧子村西南折合而為一經鉄嶺縣北入雙峽口西南分而二曰內遼河外遼河統縣之西南合而為一此河左右即遼東遼西所由分以河左右分遼之東西夏霖每致成涼泥歷經修築成坦途唐太宗征高麗軍行阻涼布土作橋乃濟蓋近河百餘里內遇雨即泥涼難行自康熙五十八年雍正六年相繼修築以來漸成坦途矣當年戰伐此渡師而今上陵仍渡茲艱難昇平各異時設無彼者安有斯造舟為梁翠蹕移安用布土勞衆為公孫淵司馬懿叶往事何必道古提

老邊

迤邐老邊近風情入故鄉戰征縱圖進根本亦須防
帝業非容易王民願阜康貢鮮來野鹿悲啁祇先嘗 前兩次詣盛京有以麅鹿獻者必先奉 聖母甘旨今次有進鮮者惟為余充膳舉箸不勝哽然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二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三

古今體四十三首 戊戌九

大學士高晉等奏堵築儀封漫口擬挑引河各情形詩以誌事

圖呈漫口奏巡軺咨度情形硃筆標高晉等前次奏云相度儀封漫口形勢擬挑引河各情形繪圖呈進閱圖內所擬切灘處太少且距漫口太近此時辦理雖若稍勞設或明歲河復漲盛仍不能保其穩固因於圖內用硃筆標記令挑切處離漫口稍遠且取直亦便於引溜雖多費亦所不靳

惟期永資安鞏可識一勞期永逸要當避近且從遥自宜移壩渾流逼高晉等奏接奉前諭恭閱圖内指畫處所距漫口既遠且形勢取上引溜更為直捷現遵硃筆標記處多派入夫上緊挑切以收引溜之益至引河既已改上則攔河壩亦應移上使就近挑溜歸入引河更為得力云云復繪圖呈進即諭如所擬妥速為之　更慰開雲霽景昭並稱八月初一日天已開霽連日晴明人夫雲集料物亦得源源到工使俯壩臺辦成即可儹辦下埽期早合龍覽奏為之稍慰俟待合龍佳信遞深憐黔赤歎溽搖

盛京奉

祀諸宗室來接詩以識事

天潢來奉

祀制定自初年盛京奉祀諸宗室於乾隆元年始自京城移至

歆享脉猶近本支派永綿已看孳少壯却喜習周旋有

爵非封建元明弊總捐封建不可行於後世余每切論之本朝宗室凡親王郡王皆在京襲爵承恩止予封號而不分茅土既得安享世封且不致分藩滋事一革元明弊政　家法垂貽實為盡善云

策騎

策騎頻經近遠郵田功歷歷驗登秋深耕易耨農無惰

下隰高原歲有收未解閭閻辛苦況可恒興輦逸安謀敬思汗馬

當年景昔我太祖親統兵攻濬陽明守將賀世賢等乘城堅守我軍營城東七里明兵於城外掘濠樹柵環列鎗礮以拒我軍繞城掩擊連敗之明兵七萬皆潰陣斬賀世賢等明總兵陳策復統衆二萬渡渾河來援太祖分兵衝擊追至渾河盡溺水死而渾河南復有步兵萬餘結營列楯又明總兵李秉誠等亦率騎兵三萬營於白塔鋪躡我偵探之兵太祖欲自往擊太宗請行率護軍百騎進擊李秉誠等皆敗遁又偕大貝勒代善等追勒四十里斬三千餘級太祖亦盡殲渾河南步卒遂拔瀋陽此實我太祖太宗汗馬艱辛之地茲策騎經過敢因今日之逸不追念前勞乎

玉勒金鞍已

自羞

朝鮮陪臣來請安因而有作

有言斯審非宴鴨朝鮮不必使臣來起居敬問實勤矣屏翰誠攄得許哉今年至盛京以尚在二十六月之內不舉行庭宴預勅朝鮮毋庸遣使朝賀既而朝鮮國王具咨禮部以小邦感戴中朝心殷葵向願遣陪臣至盛京請安情辭誠懇因許之禮減於茲益為感癸亥甲戌兩次幸盛京朝鮮並修朝貢之禮茲因免其入貢故欲藉請安以申感悃恭順實足嘉尚賚頒視昔弗因裁頒賜國王及陪臣品物並照前兩次之例厚給其使賚歸為明忠即忠乎我朝鮮初奉明正朔不肯臣服本朝楊鎬四路出兵之役朝鮮尚出兵相助

太宗統衆進勦戰於富察之野朝鮮競發火器忽大風揚沙烟塵反撲敵營我軍乘之大勝殲其兵二萬

朝鮮元帥姜功烈懼而來降後雖通貢禮而仍懷兩端

崇德二年　太宗親總六師往征國王李倧雖屢乞降猶逡巡不敢出及我軍克江華島獲其王妃王子官屬李倧乃率羣臣獻明國所給勅印於漢江岸築壇

太宗親臨受降厚加撫慰　諭以一心盡忠遣其歸國並其妃及子還之李倧感悅於三田渡立碑以紀

恩德嗣是世篤忠純永受我朝恩眷云　奕葉承恩國永培

題薩爾滸十二韻

己撰長文識每恭讀　太祖實録至薩爾滸之戰父子兄弟同心合力未嘗不流涕動心

思我　祖之勤勞感　上蒼佑曾作書事長篇以紀之　仍吟近體宣重經

用武地深感

命時天薩爾滸列陣明帝遣經略楊鎬等統兵二十萬號稱四十萬分四路來攻興京我西南兩路偵卒馳告太祖曰明兵使我先見南路者誘我而南也其西來者必大兵即統衆趨撫順往拒時明將杜松營薩爾滸山復引兵圍吉林崖仰攻我兵吉林崖據巔大貝勒代善及扈爾漢欲駐兵隱僻地太宗曰正宜耀兵列陣明示敵人壯我夫役士卒之膽令并力以戰豈可置僻地耶額亦都以太宗之言為然乃對明兵營列陣而待別設伏邀擊明兵追至界藩渡口與築城夫役合據界藩之吉林崖夾攻旗撥四壓擊騎纔千明兵攻吉林崖者約二萬人與薩爾滸軍遥為聲勢太宗與衆貝勒及諸將議增兵千人往吉林崖相助俾登山馳下衝擊而以右翼四旗兵夾攻

之　太祖至問破敵策　太宗具以前議對
太祖命分右翼四旗之二與左四旗兵先破薩爾滸山
再令右二旗兵遥望界藩明兵伏我
兵由吉林崖馳下衝擊時并力以戰合力衝其要移時
破彼堅我合兵進攻薩爾滸山明兵駐營列陣發鎗礮
我兵仰射之奮力衝擊不移時破其營壘死者相
枕縱横恣馳突隴種盡劉虔雁鶩敵河下鯨鯢封陸填
藉我遣助吉林崖之兵自山馳下衝擊右二旗兵渡河直
前夾擊明兵短刃相接我兵縱横馳突無不一當百遂
大破其衆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等皆沒於陣横屍
蔽山野血流成渠士卒死者蔽渾河而下如雁鶩焉
斐芬斫營速尚間去聲奪壕連明總兵馬林兵營於尚間
崖濬濠三重嚴庀堠鳴金
鼓自衛又潘宗顔一軍營於斐芬山　太祖集兵馳
往令我兵之半下馬仰攻宗顔兵萬人以楯遮蔽連發

火器我兵突入摧其楯遂破之宗顏全軍盡沒太宗又破明兵於斡難鄂謨游擊襲念道李希泌皆戰死其營尚間崖者凡四萬衆　太祖馳往趨令我軍先據山巔向下搏擊衆兵方欲登山而馬林營内之兵與壕外兵合　太祖曰是將與我戰也我兵且勿登山宜下馬步戰我兵下馬方四五十人明兵已自西突至大貝勒代善即怒馬迎戰直入其陣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與衆台吉等各鼓勇奮進遂敗明兵我六旗兵見之不及列陣人自為戰前後弗相待縱馬飛馳直逼明營明兵發鳥鎗巨礮我兵衝突縱擊飛矢利刃所向無前明兵不能支大敗遁走我兵乘勝追擊明副將麻岩及大小將士皆陣沒馬林僅以身免尚間崖下河水為之盡赤我卒羞為後明兵避不前成城衆志合創業一人權以此先聲赫厥威

隆佔專數朝平四路明總兵劉綏由南路出寬甸經棟鄂所過悉遭焚掠將逼興京

太宗與大貝勒三貝勒引兵往禦時綏所率精銳二萬分其半欲趨阿布達哩岡布陣我兵與之遇　太宗即率左翼兵往先引精騎三十超出衆軍前自山馳下奮擊後軍隨至衝突而入大貝勒亦率左翼兵自西夾攻明兵大潰　太宗乃縱兵追擊殲其兩營兵萬餘綏倉卒不及陣力戰死　太宗復督兵攻明海蓋道康應乾明兵與朝鮮兵合競發火器忽大風揚沙烟塵反撲敵營昏冥晝晦我軍乘之飛矢雨集其兵二萬人盡殲焉應乾遁去明遊擊喬一琦逃於朝鮮營中憚為所擒獻自縊死朝鮮帥姜功烈等遂詣軍門降是役也五日之間盡破明兵四路其宿將猛士暴骸骨於外士卒死者不啻十餘萬我兵以少擊衆所至克捷僅損二百人實　上天佑助於是我國聲威益震遠邇矣

大武耀千年

薩爾滸再題

國語薩爾滸漢語木厨謂

太祖興大東初用武之地

殊勲屢敬詠守成每勵志人和功爰定更

天時地利宇宙以來有鴻濛所位置藉茲紀

神威萬劫藏金匱

過三關因成長句紀事

憶昔興京定始基三關層設禦明師天閫自有虎豹守（第一關名雅爾哈即漢語豹也）地險還應雕鶚疾（第二關名代岷即漢語雕也）札喀度兵衆志合（第三關名札喀即漢語邊也）界藩護役

聖謨奇明經略楊鎬等分兵四路來侵興京太祖率貝勒大臣等統兵以禦大貝勒代善領兵先往撫順迎敵過札喀關與達爾漢侍衛扈爾漢集兵以待太宗以祀事後至謂大貝勒曰界藩山上我築城夫役在焉倘明之將帥奮力攻之陷夫役奈何宜急進以安夫役心大貝勒稱善即率軍士趨太蘭岡對明兵列

陣而待餘見前薩爾滸詩註中爾時

上下同心亹勿業規模奕世垂

恭謁

永陵

肇運

興基土

景膺

顯命初溯源一脈近

宅兆萬年餘山礫攘猶憶神榆蔭越舒　永陵內寶頂前生瑞榆一株輪囷護鬱園覆城匡寶兆我大清萬年景祚向曾尊曰　神樹為賦敬紀之春秋閱廿四自甲戌瞻謁　祖陵距今二十四年矣彈指頃相如

謁顯佑宮

歷歷丹梯拾遥遥碧殿深升簷由振古錫羨匪斯今胥宇周原膴侯興

上帝臨太平茲久矣益勵守成欽

景佑宮瞻拜六韻

花宮向平楚松柏百餘年指月何曾悟心香且展虔屏
營為去聲祈歲惕息念承乾
景佑匪今矣護呵自古然小其衣錦喻殊彼邁邦篇禧
里緬
先澤惟懷奕葉傳

興京疊癸亥舊作五言十韻

閱年廿四久拜
祖仲秋時定罔緬

初籍契龍湖始基四攻分路入我　太祖己未歲二月　明帝遣楊鎬等統兵二十萬號四十萬來攻左翼中路以杜松等督兵六萬由清河出撫順關右翼中路以李如栢等督兵六萬由清河出鴉鶻關左翼北路以馬林等督兵四萬由開原合葉赫兵出三岔口右翼南路以劉綎等督兵四萬合朝鮮兵出寬甸口期並趨我興京　一戰啟

神思雄奮子弟志同

尊與卑搴旄多上勇決兼自

英姿明將身膏斧敗軍血染陂薩爾滸吉林崖斐芬尚間崖等處之捷已見前

詩註中時南路劉綏等之兵復近邊興京　太祖命
扈爾漢率千人往禦復　命二貝勒率兵二千繼之
大貝勒三貝勒亦相繼行　太宗請同行因亦馳往
而劉綏所率精銳二萬將趨登阿布達哩岡　太宗
率右翼兵往先引精騎三十人超出衆軍前自山馳下
奮擊戰甚酣後軍隨至并力衝突大貝勒亦自山之西
夾攻　太宗縱兵奮擊斬其兩營兵萬人劉綏戰死
康應乾尋亦遁去經略楊鶴聞三路兵敗大驚急檄總
兵李如柏等回軍復為我兵擊殺四十人明兵奪路而
逃相踐踏死者復千餘是役也明以傾國之兵雲集遼
瀋五日之間悉為我軍誅滅死者不啻十餘萬我軍逆
天佑助以少擊衆僅損二百人自古克敵致勝未
有若斯之神者也

朝鮮降合册

初朝鮮兵與康應乾合營於富察之野其兵被紙甲胄以柳條為之火器列鮮兵競發火器忽大風驟作走石揚沙烟塵反撲敵營

昏冥晝晦我軍乘之飛矢雨集其兵二萬人殲焉明遊擊喬一琦奔朝鮮營衆貝勒整兵逐一琦遂攻朝鮮其都元帥姜功烈懼請執一琦以降一琦自縊死姜功烈遂率衆降　葉赫懼旋旗先是葉赫貝勒錦台什布楊古欲助明與滿洲宗頗合甫至開原中固城間明兵敗大驚而遁　遜野安斯固滿陽取不達

艱辛伊古獨

締構至今垂書事述

實録屢讀　太祖實録薩爾滸之戰益信　上天眷佑之不爽且其時地之里未盈數千兵之衆弗滿數萬而　親冒矢石授方略　同凡弟子姪之衆率股肱心膂之臣用集鴻勳以開萬年丕緒每披讀

及此未嘗不起敬起慕起悲曾恭依實錄敘述書事一篇以示我大清億萬年子孫臣庶期共勉以無忘創之艱難云期均薄海知

赫圖阿拉

橫甸襟

興京赫圖阿拉在興京之南乃我祖宗發祥地今土城遺蹟尚存國語赫圖阿拉即漢語橫甸也皇澗過澗似

當年斯館幽王業實基此

興京城郭存橫甸餘荒址至於創

盛京居然豐鎬矣遐想我朝初頗類周家始彼實獨重農我亦重耒耜而兼武備修故致威無比農以養我民武以侵彼鄙後且屢啟和而彼弗甘耳初太祖以七大恨告天征明復讐薩爾滸之戰破明四路兵二十萬衆聲威大振明之國勢遂蹙太宗復親統軍薄明燕京圍而弗取議和而還繼又破明兵十三萬於松山尋復克錦州國寧遠明國懼而求和太宗許之而明人書詞不實太宗乃陳述天道及我朝盛德并斥其求和不實之故師稱直為壯是用邀天誥締構誠難哉敬因告孫子

再題赫圖阿拉

阿拉即云甸赫圖乃訓橫赫圖阿拉以漢語譯之即為橫甸在興京南我 四祖時舊居也 曩時似邠地其北接興京移瀋非走馬遷居以就城 我 太祖既得遼陽集貝勒諸臣議曰天既眷我授以遼陽將遷居此城耶抑仍還我國耶衆俱以還國對 太祖曰國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還師則遼陽一城敵且復入據守舍已得之彊土而還後必又煩征討非計之得也且此地乃明及朝鮮蒙古接壤要區天既與我即宜居之衆稱善遂定遷都乃築城於遼陽城東五里太子河邊創建宮室遷居之名曰東京居三年復遷都瀋陽規模遂益大定矣 儉勤與仁武

大聖善經營
迴鑾過三關再詠
三關
興京西設險
天錫久然當我
祖際言創不言守明兵傾國來迎出攻而取明經略楊鎬率兵二十萬號稱四十萬分四路來侵興京一由渾河出撫順一由清河出鴉鵲關一由開原出三岔口一出寬甸口我西南兩路偵卒並來告　太祖曰明兵使我先見南路有兵者乃誘我也其由撫順來者必大兵也于是

親率諸貝勒大臣統兵往禦偵卒又以清河路有兵來告大貝勒代善曰清河路仄兵難驟至宜先往撫順以逆敵遂率衆過札喀關集兵以待　太宗亦至因盡策先趨界藩擊敗明兵復大敗之於薩爾滸尚間崖諸處五日之間殲明兵十餘萬斬宿將十餘人詳見薩爾滸書事篇　斬將與搴旗紛彼敗以走乃知禦敵法貴奪不貴受如明之盛時其邊非不九

能入復能出彼何曽掣肘然在今言今守實任九有

恭謁

福陵

步自山川内瞻如霄漢邊秘靈原自古鍚
聖蓋由
天祖豆萬千載松楸二百年永思
開創烈守業凜仔肩

恭謁

昭陵

一源緬
高祖五葉逮元孫

德勝唐宗遠我　太宗文皇帝廟號又　昭陵尊
稱適與唐太宗同然唐太宗惟親歷戰陣
尚不能悃開創之業若其事由逆取已遠遜我朝得天
下之正且勞起家庭致貽憨德雖貞觀多善政其失亦
不能掩豈若我國家　列聖相承　燕貽裕後
家法之美善更非唐太宗所能比方萬一哉

訓垂金帝尊　太宗嘗稱金世宗為聲名顯著之賢君
以其奮圖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孫仍效漢
俗屢以無忘祖宗為訓衣冠語言悉遵舊制時習騎射
以備武功允宜效法因　命文臣宣金世宗本紀

申諭諸王貝勒大臣俾萬世咸
知法守　聖謨垂訓實深遠矣

惟懷安萬姓　太宗應運而興愛育羣黎輯寧諸國
撫者順之以德逆者威之以兵征服朝鮮
混一蒙古羣臣再三請上尊號乃　即皇帝位於潘
陽建國號曰大清復破明兵十三萬於松山尋克錦州

定寧遠　規模益大淡亦惟　諭和以安百姓且天總初　大宗親統大軍征明師薄燕京唾手可得　太宗躬莅城邊閱視以攻城恐失良將勞卒為慮振旅而還蓋深知　天命攸歸留以有待　大聖人經畫誠非衆人所能窺測也

不屑取中原積悃申瞻拜繼繩心默存

貽陵石馬歌用舊作趙霖畫唐太宗六馬圖歌

韻

當年石馬後世詔永

示艱難意深妙翁仲之間立兩龍曹霸丹青遜曲肖爾

時西伐常與師卧榻豈容鼾睡為況有大恨不共戴凜然

明告千秋垂 太祖以 景祖 顯祖皆為明所害誓不共戴乃以大恨告 天征

明 太宗嗣統善繼志以七大恨未雪屢議征討 先

瀋陽遼陽取次第矢在弦上奚容置

太祖丕顯

太宗承本以仁而行以義建都稱帝徠遠人 既得遼瀋 太祖

遂 定議遷都瀋陽制度略備至 太宗天聰十年諸貝勒大臣及蒙古漢人文武羣臣以 太宗承

天眷佑應運而興愛育羣黎輯寧諸國征服朝鮮混一蒙古更獲玉璽以昭符瑞請上尊號乃祭告天地太廟築壇即皇帝位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規模日漸恢宏遂肇萬載丕基矣松山之戰乃躬親立破明兵十三萬指揮計授諸薈臣兵貴乘機更貴斷鼻衄力前神弗亂豪格攻寧遠明總督洪承疇集援兵十三萬於松山二王以敵兵甚衆奏太宗聞之即親統六師往討啓行時適患鼻衄因行急衄益甚三日方止諸貝勒請徐行太宗諭曰行軍制勝利在神速恐敵人聞朕親至將潛遁若不逃破之如

縱大逐獸易於拾取惜無翼可飛豈宜遲緩乃晝夜疾馳六日而抵松山　太宗環松山而營敵兵來犯擊敗之追至塔山而還奪其積粟濠濼斷杏山松山路　太宗度明兵必遁　分遣諸王大臣設伏截擊凡十餘處　預設機宜明兵果皆奔竄所出之路悉如　睿算掩擊窮追殲殪明兵計五萬三千餘赴海死者甚衆浮屍漂蕩多如雁鶩我　太宗之神謀勇略制勝出奇指顧間破明兵十三萬如摧枯拉朽云二馬

御

聖安吉行出險曾無銜橛難唐宗六馬陵道間受傷痕
迹想血殷豈如二馬靡少害是誠全勝得之難千秋小
白與大白較彼唐駿增光色獨予景仰緬

昔年未能躬覩滋太息

至盛京疊癸亥七言長律十四韻

廿四春秋心結東夢中佳氣遠葱葱於焉莅止今朝慰

舊爾迴思昔日同

閒創毎懷廑

帝慮經營寧為去聲豫

皇躬遼原猶謂地居僻瀋水端宜都建中　太祖高皇帝初議都

遼陽歸曰東京尋復欲遷都瀋陽諸貝勒大臣皆以為未便　太祖諭曰瀋陽形勝之地西征明由都爾瀕

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可由清河路以進且於渾河蘇克素護河之上流伐木順流下以之治宮室供炊爨不可勝用也時而出獵山近多獸河中水族亦可捕取朕籌之熟矣於是定都盛京

宮殿　廟社之制畧備

違衆議當定議獨念羣勞亦豈勞空重門皐應排銅闥崇宇輝煌襯瓦瓏百雉岩岩因地利十亭翼翼亮天功盛京城高三丈五尺週九里三百三十二步為門凡八南曰德盛天佑東曰撫近內治西曰懷遠外攘北曰福勝地載宮城之制左闕門曰文德右闕門曰武功內為崇政殿殿之後為鳳凰樓樓之後為清寧宮東為關雎宮西為麟趾宮後又增建大政殿殿前

左右列亭十近北左右二亭為諸王議政之所以下分列八旗答陽勢據風雲會不日成皆子弟攻 盛京修葺城垣建治宮室皆令八旗丁壯執役一切工作不以勞民西伐兵戈近敵壘北來賓客燕王宮 太祖既遷都瀋陽至太宗遂即帝位建國號規模大定自是征明之役尤為近便而蒙古諸部落之來朝謁者並宴賚於此所謀大詎惜其小雖用儉仍示以豐悠久規模貽奕葉艱難締構緬神衷再臨故國景依舊正直清秋候尚融緬邈惟期百

世永拜瞻敢謂一誠通獨殊掖
輦前巡況癸甲戊兩次詣盛京皆奉
聖母臨幸今竟不可復得惟增慢感不覺汍瀾淚眼紅

大清門

門以大清立將將應豈殊通情建二木開基勤於庶政
命建二木於門俾下情欲達者書之以進實貽萬世良法啓運鎮留都百世當守
法千秋永
示謨歷觀為治者夫孰外斯乎

盛京舊宮恭依

皇祖元韻

當年撻伐事敷鋪拓土開疆若契符根本宜家立東國
中原山海俯西區重來幽館欽
先創慎守金甌勉後圖肯構綿綿期百世載賡
元韻示鴻模

御崇政殿六韻

盛京宮闕鎮東遼締構千年
祖德昭廿四春秋經歲閱準旧平定早兵銷甲戌御殿時阿睦爾

撒納率衆内附遣使先至曾命其隨班行禮是歸理新疆之始也茲準部回部皆經平定其地並入我版圖疆宇較前益增闢矣 重來

崇政斯膺殿便與臨軒擬視朝上兩次至此俱御崇政殿受賀茲以在 聖母二十七月之内止御殿一如視朝之例樂設而不作 鎬邑那居停昔宴矣甲戌並御此賜臣工宴今歲亦不舉行 雲門雅樂徹今韶一欣一戚紛吾感曰繼曰繩敬久要難在守成

創不易永思著説敢逍遥向嘗作創業守成難易説謂創業僅可謂之不易而守成實難予之以難責夫守成者非敢忘創業者之難正欲守成者常知其難持而弗失以慰創業者之初心既以

申儆于後世
且自勗焉

登鳳凰樓用李白鳳凰臺韻

舊都豈為事遨遊
祖蹟尋驚歲月流戶口已看填城郭耕桑更復拓墟邱
松山峯靜拖遥岫遼水波恬帶遠洲此日昇平歌樂利
昔年開創憶焦愁

清寧宮口號

是宮為舊都正寢
當時命名即合乾清坤寧而並有之仰見
聖人有作必合
天心受福無疆也
此地建都隰原度于幽斯館似周初清寧合撰
乾坤泰嘉兆燕京早並居
恭瞻
太祖皇帝甲冑作歌

數人舉之且廢力
被用臨陣常從容
天生真人俾刱業殊勇殊智殊仁衷三者闕一誠不可
實録所載聽惟聰
寬御下更嚴督戰及至要地
先以躬棟鄂翁鄂洛拒命
臨陣受傷退拄弓創愈復往終攻克
大慶反授射者封

薄其城縱火焚城樓及村中廬舍　太祖攻棟鄂部還復攻翁鄂洛

太祖乘屋顛射城中城中鄂爾果尼潛射　太祖傷首貫胄即拔箭以射敵應弦而踣雖流血至足猶鏖戰不已敵復有洛科者于煙焰中突發一矢射　太祖穿鎖子甲護項　太祖拔之鏃卷如鉤血肉並落衆競趨而前欲登屋扶掖　太祖恐為敵窺亟諭止之時項下血湧如注乃以一手捫創一手拄弓而下二人掖而行忽迷仆旋捐甥裹創如是者數四甥輒飲水凡一晝夜血猶不止乃棄垂下之城而還及創愈復率兵攻克翁鄂洛城獲鄂爾果尼及洛科諸臣請誅之　太祖曰彼為其主乃射我今為我用不又為我射敵耶乃皆授為牛彔各轄三百人衆咸頌　太祖大度迄今每讀　實錄至此緬懷　創業艱難輒為流涕

時此甲冑即進

御想像

創迹猶餘紅嗚呼想像
創迹猶餘紅敢不思念
艱難亹敬恭
恭瞻
太宗皇帝所御弓矢
矢計長四尺弓知勁百鈞寶藏示
家法善用識
天人敢懈詰戎念不忘

創業辛傳觀相勗扈蹕有宗臣

寶勝寺

瀋陽既建都佛宇於焉搆名之曰寶勝義蓋取孫取叶
遂致定中原萬方徠輻輳雖資幽贊力允藉
神功茂小子承
先烈月將而日就戊辰築梵宇西山之東岫題額實同
之金川功速奏戊辰夏征勦金川以番人恃其碉險因憶開國之初我旗人屢以雲梯內薄登城者不可勝數遂于西山之麓設為石碉簡伙飛之士習之未逾月而精其技者得二千人命大學士忠勇公

傳恒為經畧統之以行且集諸路之兵期必濟事先聲所布其酋厥角請命因命赦其罪班師技未試而大功以成硎之側建寺曰實勝更命成功之旅立健鋭雲梯營于寺左右建屋居之詳見向所作實勝寺碑記云

其後五年閒準回歸我宥乙亥平定準部已亥平定回部皆有健鋭營勁旅從征每當攻戰之時悉鼓勇効命因得迅奏膚功黷武則何敢詰戎亦云懋撻勝胥以實循名幸畧副惟勵繼繩心永賴

祖宗佑

長寧寺

都會無不有道宮梵寺委長寧昔所名亦祇顧寧此孰

知

天眷隆四海一家矣

開創賴守成是責將誰諉圖易在思艱安民要察吏 叶

惟期萬業安乃副

二祖喜長寧豈徒來吾心靡未已

長寧寺恭瞻

太宗所御冠服

故里當年如沛里

御園今日作祇園盛京一統志載順治十三年改為長寧寺御花園貝螺永護三乘法

冠服重瞻五世孫

沐雨櫛風恒此共葛燈土障儼其存寧惟示儉兼示勤自審當何繩繼敢

題法輪寺

聖建四窣堵法輪寺在地載門外永光寺在撫近門外廣慈寺在德盛門外延壽寺在外攩門外四寺各建白塔一座相傳當時嘛喇有善相地術者曾云四塔全當一統斯惟城北隅欲因

示蒙古寺初建即盛興黃教以敎時蒙古已有歸附者使之瞻奉皈向亦柔遠設教之一道也詎止事浮圖是日親瞻相

當年綸創模法輪演國語以國語所譯梵經令喇嘛住寺演誦於此地為尤宜云

永佑舊京都

瞻仰

頤和殿感成長句

潔治軒庭

憩聖慈丙寅建此殿甲戌恭侍聖母臨幸盛京奉慈駕駐憩于此今來瞻仰祇

添悲空教扈蹕憶
前度誰識承
歡歎永辭
神御敢言一再奉　皇祖妣　皇妣御容惟尊藏
壽皇殿過除夕元旦同　列
祖　列后神御敬奉瞻禮是以于于　聖毋敢遵
舊典于禮不敢輕有所加雖　壽康宮　暢
春園為　慈躬頤適之所然其地應留為萬年尊養
東朝故此兩處皆不另奉　御容　神位今于此殿亦
視　壽康宮
暢春園之例
音容如在久長思寢殿鉤龍鎖揮淚冀堪欲去遲

駐盛京故宮有懷

三臨瀕

皇祖幾宿駐

陪京肯構勵今篤開基緬

始營百年孳富庶萬戶暢寧盈奉

養殊前度癸亥甲戌兩次詣盛京皆奉毋承歡行慶追憶曷勝悽愴聖悽然一繾情

賜奉天將軍弘晌

各省將軍駐奉天任最繁旗民紛雜處文武董雄藩用簡宗臣俊同為聖祖孫最哉勤教養培此故風存

賜吉林將軍福康安

從征能奮武福康安以侍郎命征勦金川奮勇著績録其功授嘉勇男世爵列紫光閣前五十功臣貳部亦通文知可棟梁任因教節鉞分迎鑾仍扈蹕鑾帷匪嘉勤汝父家聲在福康安為故大學士忠勇公傅恒之子勉之尊所聞

示盛京五部侍郎

陪都五部備官儀實各亮工有所司詎祇養高勝國似
盛京設戶禮兵刑工五部每部侍郎一人掌之凡盛京
之事各視其職分屬焉非若勝國陪京備員虛設為投
閒置散之地也亦常倫彥內朝移侍郎中遇才猷練達之人用
之京部或外省督撫者皆有
曹郎五半中兼外五部司官向用本處人員雍正五
年
皇考以各員素多串通欺
隱之弊概行撤回調補京缺而
命在京各部堂官
揀員發往補授乾隆八年幸盛京見各員頗知黽勉積
習亦經悛改今將各司員半用本地人員半由京員遷
調俾其不礙陛途乾隆十八年復諭吏部議盛京郎中
員外主事各缺用京員十之七
本地人員十之三以歸平允

臺職應全罷允宜 明季

南京兼設都察院官屬更無所事事我朝盛京則不置此職也大異南京紛議論徒資撓亂竟何裨

題迪光殿六韻

陪京駐數日別殿構西廂法

祖依崇政崇政殿為盛京宮正中臨朝之所其後為鳳凰樓又後為清寧宮祀　神之處皆不可居丙寅春于東廂構頤和殿以奉　聖母駐蹕西廂即此勅躬禮迪

光緬前敧曰闡示後願惟昌乾惕勵朝夕圖遐圖艾康

陶謨允期德禹訓惠招祥五字攄心悃宵衣勉日強

保極宮

天與承新命人言至舊家起居喜惟樸室宇本非奢建極欽錫保繩先謨適遐丈皇武功詠意謂涉于誇

繼思齋題壁

齋搆陪都額繼思守成開創欲殊施守成不敢曠吾職庶可無孤開創時

亥年戍歲兩來茲一度

前獻一度思

累洽重熙崇昔業絕之難矣顧慶之

敬題崇謨閣

故宮

興王地

實錄合尊藏敬建

崇謨閣 丙寅年于繼思齋後建崇謨閣尊藏五朝實錄永昭白水鄉

蘿圖燦金匱瓜瓞演銀潢庚午冬十月以玉牒及五朝實録恭送盛京嗣後每十年修訂玉牒一次告成並如前恭送

締造貽鴻業益茲屋覩揚

恭詠

太宗所製鹿角椅

詰戎不廢獵得鹿角成斯

武示儉兼示

坐宜攜復宜雕幾曾弗藉磋切畧為施

後聖繼
先聖山莊亦有之 避暑山莊有　皇祖所製鹿角椅向曾恭詠
酹克勤郡王圖寢
每陳開國策均合
聖人心 王戰功頗多且于天聰時陳奏善撫降人及請于山海關通州燕京三處急圖其一以定丕基並請駐兵金州瞭哨諸事　太宗皆嘉納之不少糾桓衆
獨嘉幹畧況佳城留故里致奠重勞臨彰善俾觀感伊予心意深 王之後襲封者改為平郡王今春以開國勳藩爵延于世自應仍其初封之號俾襲爵者

顧名追念無忘其先人體國勲勞常懷効勉于訓示宗親有益曾命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核議著為令

賜奠功臣楊古利墓

主吏勇過漢長孫陪似唐湖思同麥飯恩合奠椒漿百戰英惟勝一心誠且良楊古利以功授超品一等公世襲罔替公號曰英誠

兩朝勲績赫異姓獨封王楊古利幼從其父來歸太祖深異之日見信任因

命入侍且尚主每從征伐必身先士卒 詔之止亦不止或受傷猶裹創行以故功績最多而著崇德初隨征朝鮮誤中礮傷而歿 太祖臨哭之慟親視含斂追封武勲王

賜奠貴英東墓

來歸識趙衆獨入曰無前費英東自少從　太祖征討三十餘年身先兵士衝突堅陣當其鋒者莫不披靡嘗從攻葉赫城上矢石雨下　太祖再命之退對曰勢垂克必不退也竟拔其城嘉諭萬人敵其從　太祖伐明取撫順也明兵來援徼驚費英東馬旁逸衆皆不前費英東回馬大呼揮諸軍並進于是遂破之　太祖拊髀歎曰萬人敵也從征三十年薦賢奬以豫劾惡誨于先我人不善　太祖嘗諭羣臣曰費英東見必先自與勸而後舉故被劾者無怨言被舉者亦無驕色未聞諸臣以善惡直奏似斯人也開國思殊績贈封理合然

賜奠額赤都墓

冠世稱勇獨丁年識主真額亦都年十三手刃父仇避居嘉木湖村居數歲太祖過其地額亦都識為真主遂從行驍勇善戰能以少擊衆所向克捷嘗攻巴圖達城率銳先登跨堞而戰飛矢貫肢著于堞拔刀斷矢戰益力殺五十餘劄不退卒拔其城而還其勇果類如此忠讜實異衆恩顧亦超倫風雨精神會松楸碑碣陳元孫能繼勇額亦都元孫豐昇額襲果毅公爵昨為副將軍征勦金川奮勇著績嘉其克紹祖風于公號加懋勇以旌之惜因病不能永年撫念為之嗟悼奕世有良臣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三